

弹指一挥间

炼狱回忆点滴

刘三祥，一九四三年出生于吉隆坡士拉央，中学毕业于八打灵公教中学，曾担任《中国报》的助理编辑。

上世纪七十年代他加了马来西亚民族解放阵线地下组织，并负责过《东方红》、《燎原》等的出版工作。

一九七七年被捕。

一九八三年释放后，他从事保险业工作。

二零零八年病重卧床至今，如今生命垂危。



文运企业

ISBN 978-983-44793-4-3



9 789834 479343

弹指一挥间

炼狱回忆点滴

作者：刘三祥

笔录：阿萍

弹指一挥间

弹指一挥间

炼狱回忆点滴

作者：刘三祥

笔录：阿萍



文运企业

目录

弹指一挥间

作者：刘三祥
笔录：阿萍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国际书号：978-983-44793-4-3

出版：文运企业
Gerakbudaya Enterprise
11, Lorong 11/4E, 4620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sird@streamyx.com

出版日期：2010年1月

审稿：阿萍、张永新
排版与封面设计：Janice Cheong

印刷：永联印务有限公司
Vinlin Press Sdn. Bhd.
2, Jalan Meranti Permai 1,
Meranti Permai Industrial Park,
Batu 15, Jalan Puchong,
47100 Puchong, Selangor, Malaysia.

序言	vii
前言	ix
序幕	xi
（一）我的童年和组织生活	1
（二）狱中生活	14
（三）太平营生活	24
（四）我的启蒙生活	31
（五）岁月老去，记忆犹新	36
后记	39
一点感想	40

序言

刘三祥——一个坚强的人

张永新

五年前，因为协助处理张佐回忆录《我的半世纪》出版而认识了刘三祥和他的伙伴们——那一群上世纪七十年代激进的青年男女。我见到时，他们都已是中年的阿嫂阿叔了。那时候的刘三祥已经显得不那么健康。后来经过了他的伙伴们的介绍，知悉了一些他过去的人生经历，看过了他口述的小传，更清楚他所走过的道路。

刘三祥是一个普通的人，但却是一个坚强的人。他因为参与地下运动而遭受了严刑拷打，经历了多年刑事监禁，面对死刑审判，而后又在政治扣留营渡过多年。这一切的苦难与迫害，他都挺过来了。可惜因为过去所遭受身心严重迫害与摧残，造成如今他百病缠身，性命垂危。我们深表同情与关切。希望他有康复的一天。

《弹指一挥间——炼狱回忆点滴》虽然是一本个人回忆录，是马来西亚左翼革命道路上一个普通一兵的个人生活与斗争纪录。但是它却也记录了上世纪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最后一批地下工作者所走过的道路。记录了这些人在地下线上，在牢狱里的坚强斗争与悲惨遭遇。

上世纪七十年代，可说是马来西亚传统左翼运动（即延续三十年代或更早以来的左翼革命运动脉络）的最后一个

高潮，而后便逐渐趋于平静。九十年代以后，传统左翼运动逐渐转形，并和新兴左翼相结合，型塑新的左翼传统。这本小书可说是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地下工作与斗争的宝贵资料。

是时代塑造了各种各样的人物，还是各种各样的人物使得那个时代更加多彩？对一些人来说也许真的是身不由己的捲入了时代的洪流，但是对真正的革命者来说，他必须是有意识和方向明确的在洪流中前进。

刘三祥和他的伙伴们，应该是有意识的参与了革命队伍，明确的要改变不合理的制度，要创造一个美好的新社会。尽管其斗争结局是令人感到悲凉的，然而他们毕竟是走过了那段历史并且为历史留下了烙印。

这本小书的确是单薄了一点，应该可以有更丰实的内容和更精彩的情节，但我们也应该理解在口述与书写这本小书时所面对的种种局限。希望刘三祥的伙伴们能继续这本书之后能搜集与撰写出更多珍贵与精彩的记录，让那个时代的多彩与史实留下，让后来的人能更清晰的听到那个时代人们的欢歌与悲泣。

对于那些不管年纪多大，但还健康长寿，还坚持理想的朋友们来说：人生是短暂的，而历史长河无尽头。你曾经走过历史也给历史留下了烙印。你曾经有过激情与沮丧、欢乐与悲伤。回忆过去是人之常情，但更重要的是检视你现在何处，你会否和年轻的伙伴们在历史长河中继续前进，继续创造历史？

前言

我离开牢狱之后，曾想过把我的经历记下来作个纪念。可是，一直都在为生活而奔波，此事也就没有积极进行。后来友人促我快些把这事完成，这时我的双手已开始不听使唤，起初也不以为然，想等以后才说，就这样一拖再拖，我以为这事已告一段落，怎知我在2008年7月等二次进院时，友人有一天忽然连同两个朋友前来看我，说可以帮忙出书。他们又说，对那一段历史蛮有兴趣，不可让它空白，并推荐阿萍作我的笔录者，阿萍也爽快地答应了，就这样此事算有了定案。可是，由于我的病情反复不定，几经波折才正式开始。这里要多谢阿萍，是她耐心看我口型而笔录的。在笔录的过程中，也闹了不少笑话。由于我后来几乎不能出声，阿萍只能靠猜测来进行工作，有时原本是很简单的句子，她却把它复杂化，闹出不少笑话。这也算是工作乐趣吧！

这也许是我遗留下来的最后遗作，古人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想稍微更动一下“人之将死其言也直”。如本书有冒犯之处，实在不是我的本意，还请海涵。

序幕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正是马来西亚革命蓬勃发展的时期，“五一三”事件后，许多有志的青少年以不同形式走上了革命的道路，有的走进了森林，参加了武装斗争；有的转入了地下，继续留在城市进行活动；有的仍留在公开团体进行进步的活动。在那个火红年代，似乎人人都有参加不同形式的活动，人人都想为社会和人民多作贡献。

到了七十年代，地下组织更是雨后春笋，分别有马来西亚民族解放阵线、马来西亚民族解放同盟、马来西亚新民主主义青年同盟、马来西亚爱国阵线。其中解阵是最大的地下组织，也是提供最多成员上武装战线的。也正是形势的发展，许多的青少年较容易随大时代的潮流前进，很自然我和许多有相同思想的人都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为推翻不合理的旧社会而斗争。

同时，看来解阵的人员也注意我的行动好一阵子，随后他们透过刘良才来联络我。此时在我平静的生活中激起了阵阵的涟漪，如果没有他们，我想我的一生将平淡无奇地过去。

通过刘良才的引荐，我认识了饶泰昌。他见我时用的是“武强”的名字，而我则用“进强”的代号，现在这些都不重要了，它们只不过是当时的组织称呼而已。我们第一次见面就在我家附近的一个胶园内，彼此席地而坐，一谈就是

整个上午。我发现泰昌是个健谈的人，他似乎对周围的事了如指掌，对国际事势也很了解。我们似乎谈得很投机，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看得出他似乎有事想结束谈话，但又怕扫我的兴，就这样一谈就是几个小时。

另一个要谈的人就是刘良才，他是从小就从中国过来的，论年纪我比他大，却要称呼他叔叔。据老人家讲，他是从大房过契给四房的，所以一直以来他都叫他的养父为四叔。他这个人可说不务正业，却能见义勇为，有一股侠义心肠，曾经因打劫银行不遂而坐牢，也曾赤手空拳击退五六个持刀欲向他行劫的印裔青年。他似乎也很重江湖味，有不平之事往往拔刀相助而奋不顾身，他对泰昌似乎又敬又恨。对泰昌的断然行动，说明了他是个战士，而不是完人。由他身上我们可以清楚认识一点，就是不论年龄，在那个年代只要肯奉献，那就是硬汉一个。

刘良才就是后来在宝敦花园遇袭而牺牲的地下同志，他上队受训回来后，整个人好像都变了，懂得轻声细语，很重视严密工作，不像以前那样鲁莽了。简直令人不敢相信，这是他成功的地方。通过他，我也认识了反对马印合并而被判死刑的十三个青年。

其中的黄成发个子高大，出狱后曾参加直销业，成绩很不错。他的武功也很好，人也热情，人缘很好，听说不幸在演讲台上暴毙，十分可惜。

我的童年和组织生活

说完泰昌和良才的事，我现在就正式说说我本身的事。

我记得我的童年是和泥巴打交道的，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父亲是英雄，我很喜欢模仿他的动作。在我的记忆里，凡是附近修桥筑路，必有他的踪影。他似乎也很注意我们的学业，说他因为没有读到书，而生活像牛一样。所以怎样穷，也要让我们受教育，不再像他们那样。老一辈常说，父亲的人缘很不错，我也紧记这话，不敢疏忽。父亲的生活似乎很简单，他喜欢喝点酒，搓搓麻将，但他从来没有荒废菜园里的事。在他的影响下，我很小就从事菜园的工作。小学时代就会钉浇水用的泥塘里的木桥¹，大人们都很欣赏。我还记得，在小学时代，尤其是父亲去世后，我的工作也繁重

1 木桥。在那个时代，为了方便浇水，每伙菜园都挖有人造水湖，地势高的菜园可就糟糕了，必须挖掘很深的水池才能见水。一般上，要从湖底直达湖面泥墙搭建一座木桥，并钉上梯级，方便人们在上面行走和挑水浇灌。

了，翻泥锄地，锄草扒畦²，施肥浇水³是我日常的工作。

父亲去世后，我们的生活就艰难起来了，记得我们家曾两次被打抢，报了案也不了了之，令我们大失所望，日子依然那么艰苦。

我们那时候种的菜可多了，主要的有大白菜、菜心、葱、黄瓜（青瓜）、节瓜、丝瓜、长豆（豆角）、桂豆（四季豆、毛豆）、芥兰、芥菜、生菜、蕹菜、韭菜、羊角豆、烟、芫荽、芹菜、芥头、茄子（矮瓜）、辣椒、苦瓜等。较后来，却集中种大白菜、黄瓜、葱、芫荽等。

在这些蔬菜中，我特别喜欢黄瓜收成时节，可以一边采一边吃。我特别喜欢那些畸形的黄瓜，它样子虽然不美，吃起来特别爽口，那些又肥又大的却比不上它。这点是普通人所不知道的。

那些应节的生菜，也是我的所好，每逢佳节和庆典，桌上必有一盘洗干净的生菜。用它来包鸡肉、鸭肉、烧肉、酿豆腐、酿矮瓜、酿丝瓜等，味道特别鲜美。

用生菜包鸡肉遇到骨头怎么办？这事确实考功夫，高手们不怕骨头多，咬下去自然有分寸，很自然地舌头会自动把

2 扒畦。扒畦这工作看似简单，其实颇考功夫，许多人扒的畦却是歪歪曲曲的，有水准的畦则是平稳笔直的，而且翻过来的泥土，新的要盖过旧的，畦与畦之间要空出一条行人道，而且必须平滑的，杂草不得露面，下种之时稍微弄平地面即可。弄平畦面却极考功夫，功夫到家的在弄平畦面时，往往畦的四边都会留下长长不断的泥墙，浇水或施肥时能保证这些肥水不会流掉。

3 浇水。现在的农业从业者，都不用挑水浇灌，他们安装自动的水喉，开动引擎，水便自动喷射，方便得很，不像以前要挑个半死。



刘三祥小时候在吉隆坡士拉央新村的住家。

骨头和肉分开，只要把骨头吐掉，自然没事。初学者我发觉他们多挑选没骨的肉。其实，我发现没骨的肉吃起来怎样都比不上有骨的肉，带点骨头的肉咬起来特别香甜，没骨的肉味道可就差远了。

妈妈喜欢长豆叶、豆干炒虾米，用作擂茶佐料，这道菜味道极甘且香，它是擂茶的上好佐料，配合芫荽一起享用，更是美味绝顶。

我们那时所种的蔬菜都是固定卖给一个菜贩中间人的。每次收成他都会按时来收菜，价格他是根据市场的变化而定的，他是包赚的。因为价钱是他参考市场的价格而定出的，他肯定不会亏的，但他整天还喊亏本啊！我心想，他若亏本，还有谁肯做生意呢？

我们当收割蔬菜，需要箩筐时都要自己前往那承包商的办事处领取，包扎的绳子往往都是茅草或者香蕉桐剥开晒干后的绳子。很奇怪，这些粗制滥造的东西却是上好的用具。

那时我们种的大白菜可大了，尤其在畦上的前几棵，因为油水充足，更是大得出奇，也特别好吃，炒起来第二天加热特别美味。过年过节，如果到农忙时期也没得休息，心中蛮不是滋味，可是这又有什么办法呢！

在学生时代，我遇到了两件别人可能一生也碰不到的事。第一件是，小学时代的一个下午，我在长豆架上看到一条两头蛇，有拇指那么粗，一英尺多。我也不知它是老蛇或小蛇，全身是黑褐色的，颈部有点浅蓝带粉红线条。正如花木兰说的，我安能分辨它的雌雄。我不是生物专家，所以到现在都没搞清这个问题。当时只觉得它很好玩，动它这个头时这个头会向前走，另一个头则跟着走；动它另一个头时，那头却变回主动向前走，另一头却跟着向前走。我真的想不明白，如果有人双棍齐下，它要怎么办！有趣的是，它两个头并不相连，它的另一个头却长在另一端，可它并不凶猛，动它时它却只顾逃命，并没有张牙舞爪要张口咬人的样子，它比人类的两头蛇好得多。我想，人间的两头蛇更加可恶。

另一件是，一个下午的一场大雨过后，恰巧我到茺荑地走走，一眼望去，看到一堆黑色的东西伏在茺荑架下，走前去想看清楚，却见它纵身一跳，连身和脚足有两英尺长，却原来是大蛙一个。

有一件事我要在此一提的是，中学毕业后，刚搬了新家不久，一天黄昏，当我回到家时，居然发现屋子右边空地上竖立起一间膜拜用的神坛，这一定是母亲她老人家受到四周邻居的唆摆。一见此物，我便火气三丈，二话不说，拿起锄头、铲子，一轮火便拆个清光。母亲见我动了气，也没说什么。就这样算平息了。

我年轻时就是这副德性，发起火来管你是皇帝老子，也没用。事后回想，当时母亲一定很伤心，她竟有这样的儿子。

一天，我突然接到一封信，要我出去过点⁴的生活，我当时又高兴又激动，便毫不犹豫服从了组织的决定，从老家只身来到吉隆坡惹兰阿罗的一个点。这个点是搞出版的，但环境很不理想，白天也伸手不见五指，必须开灯才能干活。初初阿燕（叶美云）、阿慧（李桂花）、明华（梁佩珠）三人都是我同单位的人。说到阿燕，应该在这里多提一下，她可说是我们单位的老大姐，论资历她比谁都高，也许是这个关系，她也会闹一下情绪，心情好时她可以十分细心，和你拉家常，无所不谈。可是，一闹情绪却可以翻脸不认人，见到同志行同陌路，搞到整个单位的人心情十分沉重。

关于她的问题组织的领导也注意到，并尝试解决却不见成效，最后据说她是上了部队。对于她，我只能用下面的话说说：

你与人应不一样，
组织要你去远航，
快点武装新技术，
赶快重新上战场。

过了一阵子，我们又搬到半山芭的辛炳律继续工作。辛炳律是克强（廖亚益）常来的地方，他话不多，也没什么大道理，所说的都是身边的琐事，却很容易赢取信任，看来他是个很容易相处的人。克强是马六甲野新人，1968年曾参与柔佛州黄梨园的罢工行动，后来参加了马来亚民族解放阵线地下组织，是解阵的候补中委。他在1977年二月间加入了马来亚民族解放军第六突击队，在第二十一武工队担任队长职务，1979年11月25日在仕林河的森林的一场对敌防御战中光荣牺牲，当年他年仅35岁，是个不可多得的好干部。

⁴ 点。组织分子生活和学习革命理论的场所。

我也曾经在仕林河山顶的某个点见过克强，并且还过了一夜，当晚是阿海引导我上去的。当晚的小路很不好走，但我的心情是愉快的，所以走起来也没觉得什么。尤其当和克强见面汇报工作时，更是心潮澎湃。躺在吊床话家常时，更是高兴莫名，也忘记压低声音，想来当时的监护员是不容易当的，但也算过去了。

常和克强在一起的人是阿海（饶福昌），他话也不多，专门供应弹壳给阿才车的，他同时也把阿才车好的弹壳运走，他似乎很得克强的信任，也似乎当了克强的警卫员，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阿海是金马仑人，是解阵的成员，曾当过交通员、运粮的工作，是个活跃的地下工作者。1976年底参加了马来亚民族解放军第六突击队的第二十一武工队。1977年9月28日下午三时在仕林河森林一场遭遇战中光荣牺牲，当时他年仅二十二岁，对于他的牺牲我们深深惋惜。

由惹兰阿罗的点搬到辛炳律不久后，由于地点太复杂，我们又搬到半山芭巴刹后面，这个点光线很不错，可惜太热了一些，隔音设备也不太好，打字的声音极易外传，租金也不便宜，所以住不久又搬到旧巴生路华联花园路口的商店二楼，这时候明华、阿生、阿慧、阿萍（谭雅英）都是一起工作的人，阿才则负责生产手榴弹外壳，这个年轻人十分可爱，也很尽力，据说在我被捕后不久，他也上了部队。

现在我要讲一下阿生这个人，他是新加坡人，我原本希望他来了之后可以帮助到我们的工作，却不料他并不是一如想象中那样美好。他个子不高，却有满肚子的主意，往往提出的问题是令人想不到的，也是匪夷所思的。他唯一的长处就是，你说他时他并不反驳，只在静静地听，毫不出声。我想，他是从来都没有认真地检讨，情况才会越来越严重。在工作上，他具有长处，写得一手好字体。在单位出事后，所

有的出版物都是他和同志们用手刻写的，付出了不少辛劳。听说最后他也离开了组织，走回他自己的道路。

说起明华此人，如果在和平时代是个有用的人，可是生不逢时，在革命的火红年代她被大时代掀起的浪花波及，原想在大时代有一番作为，也有个美好的理想要好好贡献自己，可是时代的浪花过早地溅到她，使她来不及洗去身上的旧时代留下的污点，而在浪花中几度翻滚便牢牢抓住，那随浪漂来的救命稻草找到了新的主子。此人我在临释放前曾在峇都急的扣留所见到她。一个中午当我的问话者不再问东西时，只见她一手拿着一个文件夹推门想进来，见我坐在那里便缩颈吐舌地退了出去。看来她是要找人而无意发现我也在那儿，当时我一切都明白了，心中也没起什么波浪，心想如果心中没鬼又何必吐舌，逃之夭夭。

在华联花园路口这个点发生了一件趣事，一个早上，我突然发现天台有个人影，走前一看原来是个吸白粉的人，个子也不太高大。这时，我突然壮了胆趋前抓了他的衣领向上一拉，他也乖乖地站了起来，就这样我毫不费力将他赶了出去。

另外在这个点的所在地曾实行睦邻计划，我也不得不前往登记，可是用的是别人的身份证，有关的负责人似乎也没有发觉这点。所以，我也很顺利地过了关。

身份证被我利用的人名叫（Ng Ah Suan），据悉他后来在朱毛牺牲，我从来没见过他一面。可是，当听到他牺牲的消息时，心中也不免唏嘘万分。

大家到现在应已了解我们主要是搞出版工作的，当时在敌人的眼皮下工作，条件是很恶劣的，充满了各种不定的因素，可是在同志们的努力下我们的刊物每次都能按时出版，这可不容易。



东方红

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一九七五年

第20期

共六版

发展有利形势 夺取更大胜利

目前，从边区到马境，武装斗争的烽火连成一片，地下斗争在全国各地普遍兴起，群众斗争运动正在深入发展，这是我党当前革命发展的有利形势。在这极为有利的形势下，武装战线的地下斗争，在党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下，紧密配合，互相支援，在更广大地区和更大范围内，进一步组织和调动了各民族人民走乡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沉重地打击了英帝国主义及其傀儡拉扎克李耀集团，取得了令人欢欣鼓舞的巨大胜利。

无数的事实证明，在陈平同志为首的马来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正确领导下，我国的民族解放事业，继续向着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总趋势发展，这使我们高兴地看到，以农乡地区为基础的、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的、迅速朝全国范围前进的、夺取新民主主义政权的伟大革命风暴，即将到来！

今天，我们眼见马来亚民

同努力，面对逮捕、拷打和牺

燎原

一九七五年 第54期 共六版 中原出版社

军队须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

——毛泽东

给地下战线同志们、同胞们的致谢词

亲爱的地下战线的同志们同胞们！

在“二·一”建军节和春节期间，我们或由民运工作队直接收到了，或由地下组织间接转交来了你们给部队的许多珍贵的礼物，这包括有现款、食品、用品、饮品和一些军用物资。又接到了你们写给部队同志的、如雪片一般多的、热情洋溢、扣人心弦的致敬信和慰问信。此外，还接到了一些贺年片、锦旗、血书、书签等纪念品。这使我们感到非常兴奋非常激动，非常鼓舞！在此，我单位突击队全体指战员，以着满怀革命豪情，向你们表示深切的谢意，向你们致以崇高的敬礼！并为你们在继续深入普遍推动着支拥参军群众运动中所取得的新成绩，由衷地感到高兴，在此，也让我们为你们所取得的成绩表示热烈的祝贺，衷心地表扬！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条心，试看天下谁能敌。你们热心送来给部队的礼物，不仅使部队同志在欢庆的节日里有了非常丰富的食物，增添了节日的浓厚气氛，也不仅从你们的致敬和慰问中得到鼓舞和激励，鞭策着我们的前进，而且是通过了你们所送来的物件中，有力地证明了广大人民群众对于我党我

这是七十年代解阵地下组织出版的地下刊物之一。

这是七十年代解阵地下组织出版的地下刊物之一。

当时的生活条件虽然差，但精神是愉快的，在点的生活我曾吃过油盐饭，尝试过艰苦的生活，但这也没有什么。在学生时代我就曾不止一次用清茶来拌饭充饥。

我曾下决心要按照以下几点生活下去。第一，对组织绝对信赖，不搞横的关系；第二，敌情观念要强，不可麻痹大意，但也不能无中生有，疑心生暗鬼；第三，生活大众化，不搞特殊，一切都要与普通群众无异；第四，知识要多样化，不要怕中毒，即使反动派的东西也可涉及。

这四点并不是组织的强制命令，我个人却受益匪浅，所以记了下来。

一九七七年尾，我接到命令要护送一批军火上部队，并且要我和明华一起去租一部汽车备用。我们前往吉隆坡市中心一间出租汽车的商店，租了一辆在当时可说是很豪华的Toyota Mark II 轿车。当晚在改装汽车时，明华、阿才和阿萍却出事了，阿才和阿萍机警地逃脱，明华却落入敌手。当晚我们不得不放弃了点，各自寻找栖身之所。另方面也希望明华能坚持多几个钟头，也好让同志们安全撤退。

可惜我在第二天护送克强回部队，回来后却在上班途中遭到政治部的拦截，当晚就被关在武吉阿曼警局总部。当时已是黄昏时候，他们略作审问就停止了，我也就被扣上手铐，扣在一张桌子上过夜。这是我在政治部的第一个夜晚，也不知前途会有什么变化，总之是既来之则安之，见一步走一步。

记得有一天，我在审问过程中突然来了一群女警官，其中一人突发奇想，向我的（IO）⁵提意，用火柴烧生殖器，

那（IO）在无计可施之下欣然接受了那女的提意，我是被蒙上眼睛看不到周围的一切，但听那女的在嘎嘎冷笑，可恶之极。过后我想，人落到这个地步什么尊严也不用顾了，只有这样才可以泰然处之，在恶境中求生存，而不太出洋相。

我的（IO）调查警官是黄金明，这个人是个不可理喻的人，往往只求目的而不择手段，他为了要从你身上得到某种情报，可以用尽各种手段逼迫你，让你求生不得，求死无门。记得有一天，我被打得昏了过去，他又怕你死去，连忙提来清水往我身上浇灌，让我苏醒过来，之后，我却听见有人在议论说“这人是真正的共产党员，要好好对付”。

另一次在审问过程中，黄金明好像忽然有事，匆忙离开，可忘记带走他的纸张，也没有盖好这样，我一眼望去只见他在那张（IO）纸上写着：SUBJECT STURBONE FORCE。我记不清全文，只记得上述几个英文字。他的介绍显然是给他的上司看的，我也没有什么话可说。

有一天，我的（IO）突然变了一个样，也不知道他从何处学来的花招，还是有人指使，他忽然对我说，如果你肯合作，什么洋楼汽车都有，你真傻，现在什么都没有了，何必呢？我当时心想，在这个情况下我如果还想这些，那还是人吗？过了几天，也许他看我没有反应，又进一步利诱说，既然你不要洋楼汽车，我们安排你上电视台要吗？听到这话我马上拒绝，他也没有在这个问题上纠缠，算是让它不了了之。既然他再不过问这事，我也落个清闲。

另外一个没有人性的家伙姓巫，也曾在我身上施毒手。人们都知道，他有许多毒辣的手段，他也毫不讳言这点，见了他之后，我也作好准备，随时应付他的手段。可是，他却如有急事般被调走了，这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而他的手段也没有施展出来。

5 IO。Interrogation officer 政治部调查官。

政治部就是喜欢不按照常理出牌，应付之道就是随之应变，不要跟着他们的指挥棒起舞。我想，这就是他们的特点。

有一天，问话者好像疲劳之极，在桌上好像睡着了，桌面上放了我的日记本，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不管三七二十一，伸手抢过日记簿想把它毁掉，却不防那问话者这时恰好醒了过来，发现我的动作，他便马上通知上级与我的（IO），就日记簿一事审问毒打了好一阵。过后，我想当时我太过年少无知，那政治部人员的动作都是假的，我出于保护组织利益而冲动出手，结果换来的是一顿毒打，如今不仅喟然长叹！最糟糕的是，我的口供往往拿去和别人的相对照，一比之下往往就是一顿毒打。

一个下午，当我要调房子听见黄金明对一个女同志说：“墙壁上的痕迹就是我们请你的同志吃的肉骨茶痕迹，你要好之为之。”我在扣留期间，受尽种种折磨，全身都被打得肿胀，没一处是好的，可是，他们又怕你发生意外，往往上司又拿来药油给你涂抹，让你看来和没事一样，和家人见面也无话可说。

他们也安排我到福隆港山脚下的 Gap 等候克强的出现，这种缘木求鱼的做法我当然无话可说。默默地接受了他们的安排。可是，回来后那个（IO）却又是一顿毒打，其中滋味不是外人可轻易理解的。

记得一个早上，他们突然把我蒙着眼牵了出去。到了一个地方除下蒙眼的布，一看只见满桌都是点心，要我不用客气尽量享用，可是我怎么吃得下去。

之后我又被调到吉隆坡谐街警察局关押，这里的环境更加恶劣，一天到晚都是漆黑一片。这时黄金明还有时过来问

话，其他被关的多是循人中学的学生，听说其中一个（IO）还爱上一个循人学生妹，后来竟也结了婚。原来两个思想截然不同的人突然生活在一起，他们是怎样沟通和交流，真是天晓得！

在谐街的警局中，看守的虽然是警方人员，但我也遇到过好人。在我被调去的第一天，这个人就来联络我，问我要不要买什么东西。我想这在当时的情况下多数人都会要求买些疗伤的药，我也不例外，希望他能带些云南白药来。他的要求也不高，三瓶药他只抽一瓶，这是我第一次在谐街遇到的好人，几天后他便消失了，我再也没有见过他。对这样一个谜样的人物，我到现在也搞不清他的身份，说他为了钱铤而走险又不像，说他为了正义又不然。总之，他是怎样的人物，读者们自己动动脑筋想想吧！

我在政治部的扣留所中由于经验不足，也酿成了一个污点。一天，政治部人员说要到我的工作地点搜查。我认为那是他们必须要进行的，所以也就同意了，就这样我被押去工作的地方。到了目的地他们即刻扣留了另外一个女同事，这是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众人目击之下，是我带人来抓的。这点我怎么也说不清楚，幸好后来在某个场合之下，我终于有机会向那个女同事说了此事。她也很明白，说她的被捕根本与我无关。

后来我想，政治部此举是要让我回不了头，想想看当时的确是我带人去抓人的，要说不是又有谁相信呢！

我工作地方的老总个子瘦小，人又黝黑，乍看之下，你根本想不到就是老总。在他的桌面上永远堆着比他坐下时还要高的废纸，外人进来如不细看，还真难找到他呢！他外表虽不出众，内心却是善良的。他从不干涉同事们的工作，他

的字体也很特别，不管笔画是横是竖，可永远像在纸张下有硬物作梗，总是呈波浪式的，一眼望去满纸都是齿印，不熟悉的人还不知他在写什么，听说他还是电台的球评名嘴呢！

它似乎对我的工作表现还满意，所以不时派我值夜班，遇有重大事件发生，需要改版时，我可全权处理。

我在那里工作虽不长，与同事们的关系却还不错，有一天，排字房有个工友偷偷问我，是哪间大学毕业的，我听后感觉好笑，回答他说，我只是个中学生，他有些不信，既然这样也只好由他了。

在谐街关押的日子虽然艰苦，但也不算寂寞，不时有人从太平营下来，或者释放，或者上诉，他们有的会撂下简单的话语：“上诉是骗人的，不要上当，要坚持下去”。有的却脚步沉重，不愿多说，可以看出他们是在进行着思想斗争。

那些留话要扣留者坚持不上诉的人，其心情是轻快的，话语也很有份量，至少它像一把火照亮人们前进的道路。

在这里我见到过吴维湘等人，他当时的情况还不错，精神状态极好，这点我是佩服的。

狱中生活

我被扣留了三个多月后，一个早上突然被叫醒说要上法庭，我也莫明奇妙，只好收拾简单的衣裤等物件。当天同时上法庭的还有林日松夫妇，当时我也不知怎样形容上法庭这件事，只见林日松有些伤感，到了法庭才知那天只是过堂，不是正式审讯。当天下午我们被送到半山芭监狱扣留候审，办完手续后已是傍晚了。我被关在陈益平房里，后来得知同监狱的扣留者还有赖志华、赖昌、王国强、陈书华、林茂荣、郑朝全、陈贵福，陆续来的还有李运平、巫桦鑫、萧添源、梁雁鸿、王文亮、黄金发、黄添福、冯金生、覃建成、卢文祥、吴福南、林文昌、伍夙辉、区志强、郑木伙，还有一个忘记姓，叫群生的。

另两人案件较轻的，在我到之前也被判服刑，他们是罗天生和许增荣。

这些人有的从太平调来，有的由别的法庭判罪而送过来，他们大多数被控犯了军火法令 57 A 条文，如果罪名成立只有死刑一个判决，对所有被告是极不公平的。这些人中有的表现得非常棒，有的却表现平平，也难怪在那个时代中各有各的想法，真正能为集体着想的则不多。

后来得知这里的狱卒都被称呼为街灯，很奇怪，街灯们被叫外号却很少，我只知道一个叫北京狗的，有级别的官员

更多外号。例如，猪头皮、大眼仔、大屁股、黑面神、狗熊等。其中的黑面神是个异数，他人虽然长得不怎样，心地却不坏，从未见他动手打人。

有一个扣留者叫赖志华的，有人称他为老家伙，别看他人又黑又瘦，嘴上老是叼着一枝香烟，谈起话来，却可以滔滔不绝，话题很多，对国际大事也十分了解，很自然地他成为我们的中心。除了他本身的案情外，他也很关心集体的事务，可惜他后来思想转变，不太喜欢同志们在狱中用香烟与狱卒换取食物，遭到同志们的极大反对，他只得不了了之。



吉隆坡半山芭监狱正门。

另一个有趣的人是陈益平，他只有半边肺，是半个肺的人（半废人）。可是，我们在狱中的一切活动他都参加不误，说绝食为牺牲的同志悼念他也照收。总之，一切日常生活他都如平常人一样，绝不退缩，人们都尊称他为“老

大”，他似乎也不沾污这个称号，对同志们的关心他是无微不至而真诚的，也不以此而骄傲，而以平常心处之，真难得。

这里稍微提赖昌一下，就只当时的观感，不涉及他的思想。他当时头发很长，好像很久没有理过发，有几分像师爷。他的确如此，事件经过他的口，坏的也变成好的。他曾经说过，他请的律师来看他时，都不谈他的案件，而只说历史事件，他也落得清闲而不理案情，只和律师大谈历史，当时我也没有什么意见，后来他被判了死刑，就这样一个大好青年就牺牲了，我们也不能说什么。

后来我开始注意这里的扣留者大多数是华人和印度人，却见不到一个马来同胞，这是十分奇怪的，可是却无从说起，心中纳闷之级。

那时候我们除了关心国内时事外，也关心国际间的大事，希望国际团体能把我们的事在国际间传播，这样我们也算尽了一点义务。果然机会来了，当时在国际上有个叫作国际大赦机构的想知道我们的事。我们认为机不可失，便决定由我起草，日松负责用香烟纸誊写一遍，他的一手楷书非常端正，这工作非他莫属，传出去后连我们的律师也大表赞扬，没想到监狱里有这么多人才。其实，我们是冒了极大的危险而这么做的，想想看，如果不幸被发现，后果又会怎样呢？

这封信最后是顺利地传了出去，我们也放下心头大石。狱方好像一点也没察觉到，这是我们了不起的杰作。虽然那时国际间不能有什么作为，我们总算把声音传了出去，这并不是每人都知道的事，除了几个有关的同志之外，我们是一概保持秘密，所以知道的人应不会很多。可惜因时间太久，

我不能把信中话重述，这是很可惜的，大赦机构方面有什么反映，我们却不得而知了。

提到当时在狱中的伙食，却是令人不敢恭维的，有个从太平调下来的同志，在吃饭时翻动了一下送饭的咸鱼，不料却发现了跳动的虫，他连忙说：“这那里是人吃的东西”。我当时心想：“你现在肚子还饱，过两天你再也不会说什么了”。果然后来他再也不埋怨了。当时扣留者似乎都有一种自然的再生能力，食物怎么不好，吃下肚子也没什么。当时我们吃的是没洗过的菜肴，喝的是没煮过的水，个个都身强体壮，那时候如果身体不舒服，最多到狱中配药处领取几粒扣留者常说的 K.K.。其实 K.K. 不是药名，而是政府卫生部。它只是一种止痛药，似乎人人都用到它，记得当时的小小药片却是坐牢者的圣药。

这里的生活是非常刻板的，每天醒来都要等开门，以便送满桶的大小便到另一座建筑物去倒掉，不管你同房的有多少人，马桶只有一小个，不幸的还分配到漏的，麻烦可想而知，倒完了大便一般上是等派稀粥，这可是真正的稀粥，想要多几粒米也没有。难怪有人不到十点就肚子咕咕响。中午吃的饭菜往往没有洗过，苋菜一进口就满口都是沙，咸鱼也如前面说的是带虫的，可是见多了也不怪，吃下肚子也安然无事，你说怪不怪。

这里的房间每间靠墙壁，靠墙上都有一小石屎床，只供一人睡吧了。可是，一个房有时却关了五、六个人，大家只好席地而睡，牢狱当初的设计者，想必没有料到会有这么多人，扣留者也没有那么多说的，他们只能既来之则安之。

这里盛饭的塑胶器皿一般都很肮脏，常是油腻不堪，令人看了反胃。我在上法庭前曾向狱方提出，我们自己洗，狱方也答应了，可是问题却出现了，狱方不提供肥皂怎么洗

呢？我们只好省吃俭用，在家属来探望时多买些肥皂备用。这样还是好景不常，在狱方限制水供下，我们实在没有办法继续这项工作。不久后，这项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也就结束了。

与其说这个监牢是改造所，倒不如说它是犯罪大本营，许多原本只犯轻微案件者，被捕入狱后在耳濡目染下犯罪的手段更高明，它不是大染缸又是什么呢？

我在那牢中是生活了三年多，一路来大家都是奉公守法，可是有一天当大家集合排队时，却听到水桶落地的响声，就在赖昌同志的落脚处，我们还以为是他被狱卒毒打，许多同志们都起身冲了上去准备出手，狱卒们看了不对路，连忙说：“没事，没事，排队，排队”。我们本想借此事显示一下力量，见狱方在息事宁人，我们也只好作罢。可是，过了不久我却被关进了单人黑房。

这里的黑牢房间和普通的牢房没有什么分别，我想它原本是用来关押普通囚犯的，刚好用来囚禁我这个多事之徒。房中是漆黑的，也没有放风时间，还好我只被关了几天就放了出来。回到大牢里和大家在一起，我想这是出乎大家的意料的。

我们的赖志华这时也没停下，他在组织同志们作越狱打算，参加者都是案件较严重的。我们原本没有打算出来的，就这样几个案情较严重者就决定上述的行动，重点落在叶 X 身上，志华也作了不测的打算，如果他有什么不测，要我负起继续带领同志们与部队联络，在那样的情况下，我也没有多说就答应了他的要求。当时，我只是出于一片真情，没有多想其他。我们原打算叶 X 越狱后能带来几把枪械，胁迫狱方放我们出去。他便按原计划趁上法庭之便越狱，可惜他回老家联系他的兄弟时却不幸遭到逮捕，一切计划都落了空，

我们的心情也大受影响。现在想起来当时的计划的的确有些冒进，如果执行起来必定是件大事，狱方是不会轻易放过的，硬碰起来双方必然遭受很大的伤亡。可以说我们训练的还不够，也未取得与部队的联系，只是趁中午休息时间进行了短暂的匍匐前进，严格说来训练是不够的，可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却没有其他选择。

有意思的是叶X他原本不是组织的人，只是私会党徒，为了一只鸡而闹出人命，结果被关了进来。他和志华的关系看来不错，也是志华一手把他发展起来的。他这人十分勇敢，组织观念也强，是人人敬重的小伙子。他年纪虽不大，在牢中他是大哥之一，许多人都听命于他。他后来被判了死刑，可幸年纪不到，只被判坐“苏丹监”，后来被赦了出来。虽然如此，却也超过了终生监禁的刑期，我国的刑法就这样，你能怪谁呢？

自那件事之后，我们的一些同志也遭到了告发，而被关进一座黑牢。听说这个黑牢原本是用来关死囚的，我们的事曝光后，它却用来关押我们。在这里我也看到了莫达清。有人说，他被关到精神错乱和蟑螂及蚂蚁等小动物说话，其实他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想想看，一个人长期在黑牢中无所视事，和蟑螂或蚂蚁说话发泄一下有什么大不了。

后来我听说告发者换来的只是早餐，吃上 Chapati 而已，这也未免太便宜了。人们常说，身边的人是最可恶的，往往害你的就是他。

在这里，我也曾和死牢的同志联络，有一次却出事了，字条被发现，这可是一桩大事，我原本也准备面对最恶劣的局面，可是狱方却按兵不动，只向传字条的群众稍作警告了事。

监狱的生活虽然艰苦，也有它活泼的一面，当时牢中的香烟好像合法纸币一样，有了它做起事来方便多了，许多人都以拥有它为荣。一块面包值两支香烟，一小块牛肉也值两支香烟，但是一小碟羊肉却要四支香烟，以上这些行为狱卒们是知道的，可是他们却不理，任由这种行为发展下去。所以说有家属探监者是幸福的，反观那些没人探望者，生活可就没有那么好过了。在监牢多数人都会开罐头，他们不用任何工具，只在地面上将罐头磨擦，不久一个光滑的罐面便出现了。他们也不用刀叉只用打火机或火柴便可以把饭盒溶掉，冷却后当柴火一样来烧煮要烘热的东西，虽然那样做是有些不合卫生的，可是扣留者却管不了这么多。

在牢中凡是呆上三个月之上的，由于卫生条件差，身体都会生水泡，痕痒无比，什么东西都搽不好，有人用牙膏涂抹，也有人用肥皂冲洗，但都无效，只有万金油可以止痒，这是我们偶然发现的，不可不知。

在监牢早上冲凉时，听说附近的高楼居民们都会好奇在瞻望，一探就理。其实我想，在冲凉的人都已麻木了，还有什么可好奇的。

在半山芭的牢里，被扣者可说来自四面八方，我们和这些扣留者关系都不错，他们也很尊重我们，我们尤其喜欢和谋杀者与持枪行劫的人来往，那些入境而遗失身份证的人与我们的关系也不坏，我们最讨厌是吸白粉的人和强奸犯者，这些人可说是一群没有人格的人，往往进来后会遭到其他室友们的对付。

说到无国籍者不得不提一个被人称为高佬的扣留犯，他是抗英时期的扣留犯，当我还在狱中时，他已被关到神智有些问题，所想的，所说的几乎都是同一个问题，他好像没有

什么别的话题，渐渐地他便成了孤家寡人一个，排队时他便犹如鹤立鸡群站在后面，狱卒们也知道他的来历，根本不去理他，他也很识趣从来不多事，一个无国籍的人被关这么久，你又作何感想。

读者们一定感兴趣，政治部扣留所，黑牢和太平营三个地方我都呆过，它们各有哪些特点。我想这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每人的感受会不一样，这里只谈谈我个人的观点。政治部扣留所犹如白开水，一个扣留者出于对组织的爱护，往往都会想方设法在保护组织不受伤害，对政治部的一切善与不善的举动都会漠然处之，他们的一举一动对一个扣留者来说简直是白开水一样，一点味道也没有。

黑牢则像个疗养院，但条件是你必须具备自然康复的条件，这里犹如喝盐水般，生活永远都是苦涩的，病了得自己疗伤，在这里如果你还会想，能思考问题是可喜的，否则便犹如混活人一样。（混混沌沌存活下来的意思）前面说的高佬便是这类人物典型例子。在这里一切都要自理，别人是帮不上忙的，所以说在这里强者会更强，弱者则更弱，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在太平营过的则是另一种生活，从扣留所和黑牢来的人就好像走进一间健身中心，但你必须够坚强，懂得安排自己的生活，这里喝的虽然是糖水，但是多喝了也无益，不小心也会荒废原有的工夫，即使出来也是混活人一个。

政府的扣留营尽管名目繁多，样子很是可怕的，许多人都望而生畏，心中不免起疙瘩。但是只要客观分析一下，它也没有什么，我们要牢记它们只不过是敌人用来镇压我们的工具罢了！我发现，我国不少政治人物很喜欢炫耀，自称他被政府扣留了多久，很有自鸣得意的样子。试想这种人怎么

可能把牢底坐穿，他们不是在坐牢，而是在熬日子。想想看，天天在扳手指，他有耐心把牢底坐穿吗？

我看我们还是老实一点搞清楚，政府在镇压敌对派是不会手软的，我们也不必斤斤计较它的种种措施，安心把牢坐下去算了，这才是一个勇者所为。

幸好我出来后还保持着一副清醒的头脑，一个扣留者曾说，像我被扣这么多年出来还有这么好的精神状态，真的不多见。

太平营生活

我被扣留三年多之后便上庭，主审法官是阿兹米，我的（IO）在上庭的第一天显得有些紧张，作供时语无伦次而被法官责骂说，“一般人煮饭都是先洗米后放水，你却说煮了饭才洗米，这显然不是事实”。

在庭上律师的经验也很重要，那个（IO）在律师的盘问下也紧张起来，而我的律师却合作无间，令对方无计可施。



太平甘文丁扣留营正门。



太平甘文丁扣留营



太平甘文丁扣留营二区



太平甘文丁扣留营

我发现我们的许多同志得于脱身，从绞刑架上走出来，完全得利于政治部和刑事部的争功，政治部也许平日作威作福惯了，不顾什么法律程序，他们甚么也懒得向扣留者告示“告诫口供书”。刑事部和政治部的证人口供有时也互相矛盾，无法自圆其说，这些对被告都是有利的，谁也否认不了。

在庭讯时，我提出要法庭准许我到医院验眼，因为双眼在牢房受到感染，延误治疗而越来越严重，卡巴星律师知道后马上提出申请，法官也很仁慈，即刻勒令警察带我到医院检查，那个医生是锡克人，看来他心地不坏。他说，为什么不早去看，再迟些时候可能两个眼都盲掉。过后他便在我的双眼上注射药膏，要我回牢房后好好休息。押送我的狱卒也只好遵命，好在律师出面，否则我的双眼可能就这样废掉。

在审讯过程中，我发现法官并不是圣人，他们也有七情六欲，喜欢听他们喜欢听的话，那个（IO）却不识趣，凭自己的主观愿望作答，因而碰了壁。我的律师卡巴星、饶仁毅却是最佳配搭，在他们的反驳下，控方证人往往无言以答，最后我被令自我作答。既是说，表面罪状成立¹，要我辩护看是否可以洗脱罪名，在律师的引导下，我便开始作答。首先，我承认自己是解阵成员，但不是军火拥有者，也不曾杀过人，所有的军火都不是我的，法官曾追问那张 Ng Ah Suan 的身份证和车卡的事。我辩称，那是他交待我用来卖车，或者更新车卡时用的，法官听了也没说什么。他显然相信了我的话，他也问起，华联花园楼上的警方人员，我则回答说，

1 表面罪状成立。如果表面罪状成立，需要作答，犯人有三个选择。即（一）在犯人栏作答；（二）在证人栏内作答；（三）不作答。它们的不同点就是，在犯人栏作答，不必受到对方的盘问，但是法官多不采信；在证人栏内作答必须受到对方的盘问。如能不被问倒，证据持有份量；不作答即会受到有罪的判决。

那是警方另有情报而前往的，就这样，我被宣判无罪释放。但别高兴太早，我一踏出法庭大门，又重新被捕，当天，就被送往太平营。

我原本还有一桩案件要上诉的，可是考虑到经济问题，而且现在人也没事了，我便取消那宗上诉案。

细心的读者一定会问，前面我说过不要律师而自我辩护，现在为什么又有律师出现，其实，当时的被捕者是各自为政的，直到一些被捕者被集中关在半山芭，我们才有机会互相讨论各自的案件。况且，当时的律师也没有什么意见，我们才有越狱的计划。可是，后来形势的发展，律师们一再规劝我们一定要由律师代辩，否则，我们是很吃亏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便交由各自决定，卡巴星律师和饶仁毅律师是不收费的，只有家属筹到的数目便算了。

太平营与监狱的生活可说是天壤之别，在太平营凡是新到者，厨房送饭的同志都会问有没有什么要戒口的，如有他们都会特别留意。在这里凡家属来探监带来的食物，如不是特别的都会均分。听说别的区号曾闹过这样的笑话，一个木瓜切开后要注明美（每）人一片，丑人两片。这里的伙食都是同志们安排的，所以比较够分量。这里的用水也不像监牢要受限制。这边的生活可是有规律的，这里的运动量也很够，扣留者如果善加利用每周的运动量是够的。



隆軍火案被告前助編劉三祥
昨獲判無罪釋放後喜形于色。當
庭時，再度在內安令下遭警方扣

隆前助編非法保管大批軍火案 2/9/81 被告承認為解陣成員 惟否認會租有關店屋

(吉隆坡一日訊) 前助編被控非法保管大量軍火案，今日在此間高庭續審，被告劉三祥(卅八歲)在答辯中，否認華聯花園廿九路一座屋樓上是由他租來的。

他說，真正租那地方的人說是一名叫黃亞雅(名音譯音)，一名馬來亞解陣成員。

被告劉三祥承認一九七七年他是馬解陣成員。

他否認會經向一名警長說他有收藏軍火的事。

劉三祥選擇在庭內辯護，他是以華語供詞。

他被控於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廿八日大約上午十時四十五分，在此間華聯花園第廿九路的一間房樓上，非法保管十三粒六點三五MM子彈，五粒土製手榴彈，與三粒土製炸彈，觸犯內部安全法令。

家由阿茲美法官審訊，被告由卡巴星與饒仁威兩名律師出庭。控方由摩哈末沙茲副檢察官出庭。

被告說：在被逮捕之前，他是一名助編，住在士拉央峇峇，他於七七年十二月十八日下午六時被捕。

被捕時，他說：他并非住在華聯花園，廿九路樓上，他有時去那里。

他說：那樓上是一名

証，一為他自己的，另一為黃亞雅。

被告又說：七七年十二月十七日夜，黃匆匆的到他的辦事處，告訴他一名叫梁的女子遭逮捕了，黃說他要離開吉隆坡，他給了被告其身份証，摩多單車，鎖匙，并且警告被告不要去華聯花園那店屋的樓上。黃給被告身份証，黃要被告為他出售他的摩多西卡。

逮捕之後，被告說：他將身份証給了一名黃警長，被告受到盤問。黃警告被告最好還是合作，因為一名女子已被逮捕了。

被告說：他受威脅，如果不合作，將被控于法庭，而那時將面對死刑的處罰。

他說：其時他很混亂，不知如何是好。

他說：警長告訴他，給他時間考慮，并說這決定涉及生存，其時被告有妻室，兩名孩子，母親

3/9/81 涉嫌非法保管大批軍火 法官今作出判決 前助編命運如何

指控日期是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廿八日大約上午十一時四十五分，地點是在此間華聯花園第廿九路的一間店屋樓上。

被告由卡巴星與饒仁威兩名律師出庭，控方由副檢察官摩哈末沙茲出庭。

被告昨日在庭內作宣誓答辯，承認於一九七七年他是馬來亞解陣成員，不過租那店屋樓上的一名叫黃亞雅(名音譯音)。

警方人員是在那店屋樓上搜得控狀中的証物。

卡巴星律師在陳詞中說：被告經已說他是馬解陣成員，但被告面對的指控是借他保管子彈、手榴彈與炸彈。

他說：控方首名証人(警長)說被告向他以及在一名警探前承認所作的口供，導致東西的破獲。但被告否認他有轉出那種供詞導致破獲的事。

律師指控方的証據是不足夠的，欠完整的以及微弱的，不能支持控方的指控說法。

他說：在七七年十二月廿八日之前，警方經已知道那樓上存在有子彈、手榴彈與炸彈的事。

他說：將屋轉租的租戶黃金華說，他在兩天之前，曾向警方報案說他看到一些不尋常的事，有三名人士上下樓。黃說他遇到他們。一名印裔的政治部官員遞向他出示其委任卡。

他也說：七七年十二月十九日那樓的鎖匙經已由政治部官員擁有。

卡巴星說：被告也受通知，如果他不承認保管軍火的事，他已被控至太平拘留營。

關於子彈、手榴彈以及炸彈，律師說：是在四間房內發現的，它們沒有被上鎖，可輕易發現。

副檢察官摩哈末沙茲說：事實上，被告是華聯保管那樓上的証物。

他說：辯方對於証物事實上是在那樓上破獲的事，並沒有提出挑戰。唯一的爭論是說被告並沒有提出情報之事。

關於搜獲的証物名單，他說：被告並沒有抗拒警署。

法官阿茲美將案庭明日判決。

劉三祥1981年9月上庭 的新闻剪報

指控日期是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廿八日大約上午十一時四十五分，地點是在此間華聯花園第廿九路的一間店屋樓上。

被告由卡巴星與饒仁威兩名律師出庭，控方由副檢察官摩哈末沙茲出庭。

被告昨日在庭內作宣誓答辯，承認於一九七七年他是馬來亞解陣成員，不過租那店屋樓上的一名叫黃亞雅(名音譯音)。

警方人員是在那店屋樓上搜得控狀中的証物。

卡巴星律師在陳詞中說：被告經已說他是馬解陣成員，但被告面對的指控是借他保管子彈、手榴彈與炸彈。

他說：控方首名証人(警長)說被告向他以及在一名警探前承認所作的口供，導致東西的破獲。但被告否認他有轉出那種供詞導致破獲的事。

律師指控方的証據是不足夠的，欠完整的以及微弱的，不能支持控方的指控說法。

他說：在七七年十二月廿八日之前，警方經已知道那樓上存在有子彈、手榴彈與炸彈的事。

他說：將屋轉租的租戶黃金華說，他在兩天之前，曾向警方報案說他看到一些不尋常的事，有三名人士上下樓。黃說他遇到他們。一名印裔的政治部官員遞向他出示其委任卡。

他也說：七七年十二月十九日那樓的鎖匙經已由政治部官員擁有。

卡巴星說：被告也受通知，如果他不承認保管軍火的事，他已被控至太平拘留營。

關於子彈、手榴彈以及炸彈，律師說：是在四間房內發現的，它們沒有被上鎖，可輕易發現。

副檢察官摩哈末沙茲說：事實上，被告是華聯保管那樓上的証物。

他說：辯方對於証物事實上是在那樓上破獲的事，並沒有提出挑戰。唯一的爭論是說被告並沒有提出情報之事。

關於搜獲的証物名單，他說：被告並沒有抗拒警署。

法官阿茲美將案庭明日判決。

隆非法保管大量軍火案判決 2/9/81 前助編無罪獲釋

惟被告步出法庭時又遭重捕

(吉隆坡三日訊) 前助編劉三祥(卅八歲)今日在華聯花園第廿九路的一間店屋樓上，非法保管十三粒六點三五MM子彈，五粒土製手榴彈，與三粒土製炸彈，觸犯內部安全法令。今日在此間高庭判決，被告劉三祥無罪獲釋。

被告在庭內辯護，他是以華語供詞。

被告劉三祥承認一九七七年他是馬解陣成員。

他否認會經向一名警長說他有收藏軍火的事。

劉三祥選擇在庭內辯護，他是以華語供詞。

他被控於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廿八日大約上午十時四十五分，在此間華聯花園第廿九路的一間房樓上，非法保管十三粒六點三五MM子彈，五粒土製手榴彈，與三粒土製炸彈，觸犯內部安全法令。

家由阿茲美法官審訊，被告由卡巴星與饒仁威兩名律師出庭。控方由摩哈末沙茲副檢察官出庭。

被告說：在被逮捕之前，他是一名助編，住在士拉央峇峇，他於七七年十二月十八日下午六時被捕。

被捕時，他說：他并非住在華聯花園，廿九路樓上，他有時去那里。

他說：那樓上是一名

被告辯稱產生合理疑點

劉三祥辯稱，在考慮他的辯護詞後，他與律師辯護的辯護詞產生了合理的疑點。

他說：辯護詞產生了合理的疑點，於七七年十二月十七日夜，黃匆匆的到他的辦事處，告訴他一名叫梁的女子遭逮捕了，黃說他要離開吉隆坡，他給了被告其身份証，摩多單車，鎖匙，并且警告被告不要去華聯花園那店屋的樓上。黃給被告身份証，黃要被告為他出售他的摩多西卡。

逮捕之後，被告說：他將身份証給了一名黃警長，被告受到盤問。黃警告被告最好還是合作，因為一名女子已被逮捕了。

被告說：他受威脅，如果不合作，將被控于法庭，而那時將面對死刑的處罰。

他說：其時他很混亂，不知如何是好。

他說：警長告訴他，給他時間考慮，并說這決定涉及生存，其時被告有妻室，兩名孩子，母親

太平营的空气也似乎好多了，在这里的第一个夜晚也睡得好多了。这里不用烦排队、抢水、倒大便、睡觉、换食物等事，只要你愿意，你可以安排学习计划。当然扣留者当中也有不善利用时间的而一事无成者，这是可惜的。

我在太平营呆了两年后，临释放前又被调到峇都急扣留室，在这里第一个晚上，我却发现我的房间墙脚上尽是蚂蚁，通知狱卒他们也不理，只好自己动手大扫除，弄得来已是半夜时分。这里的生活也没有什么波澜，我就是在这里见到明华，这事也不必多说了。

我在太平营时为了同志们的健康竟然搞了一个太极班，同志们的反映可说是不错的。

经过牢房和扣留营的生活，我深刻体会到：一个人如果平时不注意，而想进组织后才进行思想改造，这是不太切实际的思想，在一个大时代里人人都在讲贡献的时候，而自己却在一旁说要进行思想改造，要别人帮忙，这不被边沿化才怪，试想一个被边沿化的人他怎么心甘情愿进行改造呢！在组织里这种人似乎还不少，这是十分可惜的。

我离开扣留营后，急忙需要一份工作来解决生活问题，便到饶仁毅律师那边一问，他爽快地说：随时可以来上班。

于是，我便在几天后到他那里工作。工作是蛮轻松的，几个月后，我却发现那份工作却不适合我。于是提出辞职，刚好那时饶律师正在搞出版工作，需要人手，便叫我过去。我是接替一个年轻人叫胡兴荣的。这年轻人很有闯劲，也会钻营。后来我在报上突然看到他的名字，后面还加上“博士”两个字。他原本是留学台湾的，后来到中国一转，便得到“博士”衔头回来，如没有两下子，这又怎么可能呢！

我是接替他成为出版社负责人的，当时出版社正在搞一部书系，名字叫——松柏书系。作者有方北方、甄供、永乐多斯、吴岸、原上草等。他们可说是当时大马文坛的佼佼者，但我却没有考虑到，一来我没有运输工具，二来没有销售网，三又没有出版经验，只靠一股蛮劲，结果书是出齐了，却卖不出去，文艺团体的反映也不热烈，它们的回应很冷淡，情况很令人吃惊。

在出版社时，我学到一点，凡事都要亲力亲为，前面说的胡兴荣曾夸下海口，说方北方的《树大根深》已校对好，可以印刷了。我当时因缺乏经验，也没有严格检查，就拿去印刷，结果发现错别字很多，这是我终身难忘的。

为了生活，我在离开出版社前，便投入了一间文具店，那是专卖书籍和文具的，我多数负责书展，结果也不理想。总之，那几年我特别倒霉，似乎样样都不顺利。

我的启蒙生活

写到这里读者们一定想知道我的启蒙生活是怎样的。其实在学生时代我就开始接受了进步思想的熏陶，那时候开始知道什么叫资本家、剥削、资产、帝国主义等新鲜的名词，我也曾在中学毕业后报名在星洲的一所大学，论资格我是没问题的，可是当局的负责人却要我参加他们的考试，我当时年少气盛，不太注意学术，认为这是一种歧视，就这样我放弃了报考该校的考试计划，不再踏足该校。这事后来想起也不知是祸是福，如果进了该大学事后被赶了出来那又何益呢！

另外一些人也许会问：进不到大学和这样多年的牢狱生活，我会后悔吗？对于这个问题，我看牵涉到三个方面：个人的认识问题，个人的选择问题，当时的时代背景。既然作出了选择，便应该尊重它，如果还要后悔这样的选择，那只说明这个选择也太儿戏了。虽然没有后悔，却有无穷的歉意，在组织生活和牢狱的煎熬下，我对家庭却是忽略了。

我在学生时代也接触到左派电影的影响，所看的都是《长夙新》的片子，早期的影片有《三看御妹刘金定》、《樑上君子》、《我们要结婚》、《路》等等。后一点的有《侠骨丹心》、《白发魔女》、《我来也》、《屋》、《一磅肉》、《泥孩子》、《三个十七岁》、《石敢当》、

《海燕》等等。主要演员有夏梦、傅奇、石慧、高远、鲍方、金沙、石磊、平凡、朱虹、江明、江汉、王小燕、张铮、白茵、鲍起静、李清、周聪、丁亮、梁珊、李嫒等。在那个年代以上的影片可说既娱乐大众，又鼓舞人心，我们看了都很过瘾。

这三家影片公司当时所拍摄的电影、音乐似乎都出自于莽、草田之手，我特别提到于莽，不是因为他的音乐特别感人，而是因为他的长相特别，个子高大，皮肤白皙，有点像洋人，头顶也光滑照人。后来这三间影片公司忽然宣布停止，我们只有感叹不已！

在老一辈的演员中，如平凡、石磊、鲍方、江明等能正能反，角色多样化，很令人想念。

那时对我们的影响既深且钜的是劳党，对这个党我们幼小的心灵是深信不疑的，也许是受了长辈的影响，青少年们很容易地倾向反对党一边。我们很崇拜林清祥、魏利煌、林健寿等人，他们如来召开群众大会，我们必前往聆听。当时劳党的青年们的服装都有个特色，他们很喜欢黑色裤配白色上衣，老远一看就知道他们一定是“左仔左妹”无疑，他们都有个特点，那就是，对人很热忱，说话也诚恳有礼，很肯帮助人。那时候夜学班很流行，我也曾经担当过夜学班的老师呢！

当时我们都有个特点，特别喜欢左派的活动，对于当时的执政者却称之为破帆船，不屑一顾很自然地对当时参加执政党的人们，我们都很自然地疏远他们，这也许就是“道不同，不相为谋”吧！

当时的政治压力似乎没有现在这么严重，大选时的群众大会也好像比较容易召开，那时的空地也较多，每次的群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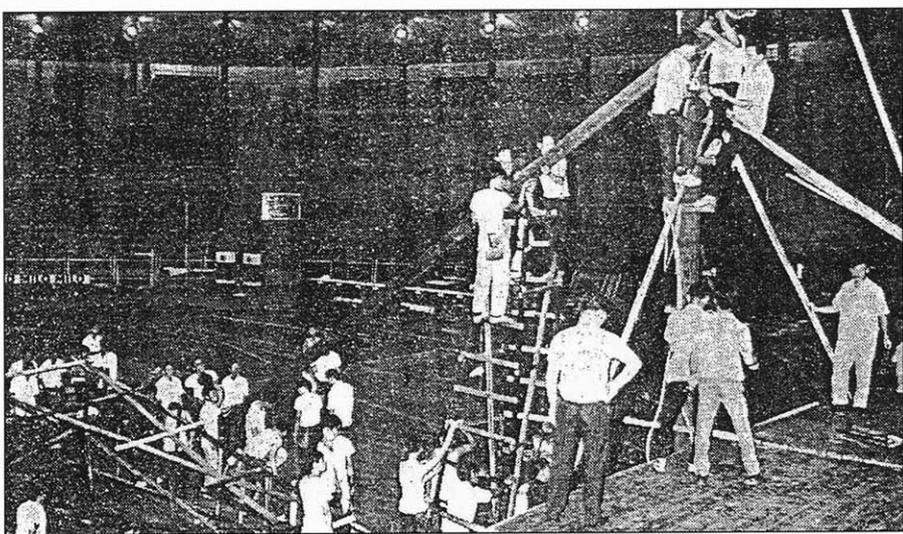
大会中间都会参插一些客家山歌之类的活动，我们也听得如醉如痴。

可惜好景不常，过不了多久我国的政治气压也变了，左派的活动出现了“反右支联”。这个思潮受外国的影响很深，动辄壁垒分明，没有妥协的余地，非要分个你死我活不可，可是在那个年代我们也就见怪不怪。在那个火红的年代，一个人很容易卷入进去，我也不能保证如果我积极活动，结果会是怎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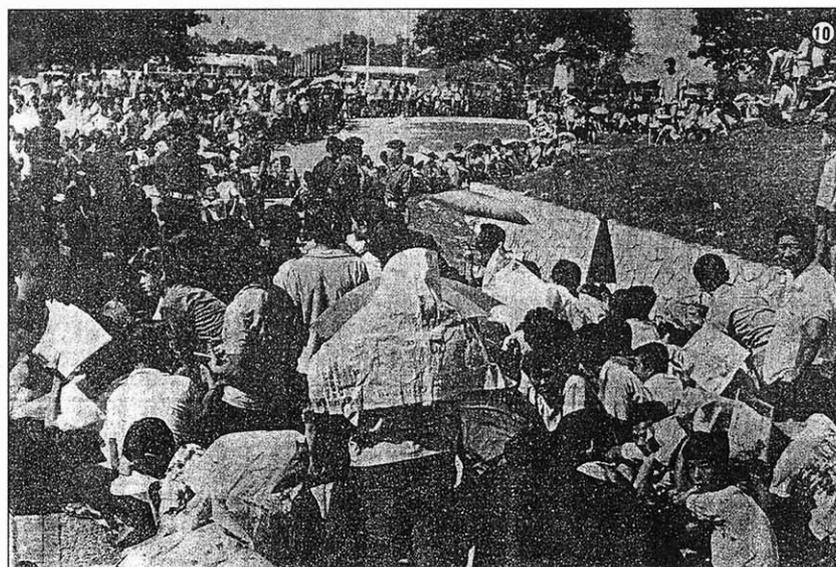
对于劳党两个阵营的活动，我不再此评说，而交由历史学者去论断。我只说如果两个阵营互相合作，一致对外，其结果必然不一样。

可是在那个炽热的年代，又有谁可以冷却下来好好地思考这一折衷的办法呢！

有一件事不得不在此一提，那就是七十年代的大水灾，全国都哄动起来，《长风新》他们也用实际行动动员起来，要来给我们赈灾，几经波折，我国终于答应。赈灾者便马上投入工作，与本地的工友们一起搭建舞台。观众的反应也很热烈，听说有的人提前漏夜排队等候买票。可问题是，人家后脚才踏出国门，这里马上宣布禁止售卖他们的唱片，难怪人们会说，为了钱我们什么也做得出。



图示隆国家室内体育馆内的「银星」工作人员，通宵赶搭舞台的场面一瞥。



在烈日下等待购买二元卷之群众。

PERSATUAN2 BEKAS PELAJAR2 SEKOLAH2 CHINA SELANGOR
 Menganjorkan Pertunjukan Pungutan Dermo Untuk Mangsa2 Banjir
 di-persilakan Kumpulan Kesehian Bintang2 Filem Hongkong Bekerja Sama Mamporsebahkan-nya

雪州华校校友会联合演出 No 001775

香港银星艺术团

• 為籌募賑災基金义演 •

日期：一九七一年三月廿七日
 時間：晚上八時正
 地點：國家室內體育館

TEKET (只限一人) 由 C 門入
 \$ 3.00 首都眼鏡公司·報効印刷
 Sharikat Capital Optical KL Tel: 83684

JENSON PRESS

一九七一年香港银星艺术团义演入门票。



体育馆之外大卫逊律也挤满了购票群众。

岁月老去，记忆犹新

前面说了一大堆，现在回过头来说说童年的几件趣事。

记得在未上小学之前，一天，跟随较大的玩伴们到附近小河玩水，我也跟他们一样往水中跳。可是，当时我还是一个不谙水性的孩子，喝了几口河水，一个较大的玩伴见我如此不济才拉我上来。另外一次，在玩爆竹时，差点酿成大祸，一名较大的玩伴在门口屋檐下点燃了爆竹，我却不明就理趋前想看个明白，不料那爆竹就响了，把我吓个魂飞魄散，不知怎么办才好，后来还是那个较大的玩伴把我拉走。

小学时，记得才上学没几天，一天上唱游课，老师要每个同学上前唱一段歌曲，这是一个新的经历，我是一个从未接触这方面的人，哪会唱什么歌曲呢！就这样，被罚拉着耳朵站在桌子上。自那时起，我对上音乐课便一无好感，那老师也太过份了，哪有一来便罚人的。

此外，我在其他方面的发展似乎还可以，每次的考试都在前五名，就这样小学可说在无奇中渡过。

到了中学，我的功课也很平常，虽然我被级任老师评选为全免的学生之一，我曾经是学校壁报的主编，也曾经是学长团的团长和班长，这些得来全不费工夫，记得一天，上华文作文课时，老师要同学们描绘对级任老师的印象，在无可

选择之下，我便开始对那老师描绘了一遍，那老师说话很大声，鼻子特别大，而且呈红色，同学们都称他为“红鼻子”，我便对他的长相描绘了一番。过后，我也没有把此事放在心上。几天后，他又回来，我见到他心中一沉，以为这次一定受罚。哪知出乎意外，他却当众宣布我为全免的学生。

另外一次事件也是上作文课，他要我们描绘下雨天的情景，这些都是描写文，并不是我的强项，既然老师要，我便从命。一星期后，他抱着一大堆簿子，一进教室派完簿子便说，作描写文就应该像刘同学那样，写景又绘声，层次分明，还当众宣读了我的那篇作文，这虽然不是什么大事，可我的心却乐呼呼的。

以上说的是文科的事，我的理科却没有这么好，尤其是数理更是一塌糊涂。上课时，似乎还听得懂，可是一下完课，一遇到老师交待做的习题便一筹莫展，头脑似乎一片空白，无从下手。卷子一回来，我便往往排名最后几名，这跟我的启蒙思想也许有关。

另一方面，在学生时代，我似乎很多课外活动的，每逢中秋节和元宵节，都要搞联欢活动。年青的学子们也乐在其中，我们也很喜欢到野外去野餐，交通工具都是脚踏车。在中学时代，我也曾踏脚车去上学，早上六点多就要启程，早上的气候特别凉爽倒没什么，可到了下午放学时，有时遇到倾盆大雨或者艳阳高照，可就麻烦多了。

有一天早上，我骑脚车到同学家时才早上五点多，天还没亮，难怪一路上都是黑影憧憧，有的狗还在吠，很凄凉的样子，那同学的父亲也起身了在冲茶，见到我笑笑说：为什么这么早，你有没有搞错。这时我才清醒过来，急忙望向墙

璧的钟，原来才五点半不到，可幸这样的事只发生一次，不然，我可不知怎么说才好。邻居们可有话说了，这小子一定是神经有问题，有觉不睡，半夜就起来吵死人。

记得一次要放假了，我竟然和另外一个同学徒步从学校走回家里。到家后，两脚还是在跳动，似乎继续在走路，那滋味可不是好受的。

我的学生时代可说是一帆风顺，并没有什么大的波动，只是很喜欢搞课外活动，小小的年纪就对中国文学产生兴趣。如果没记错的话，小学四年级我就托人买中国的小说，好像《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儒林外史》等这些著作，这些著作都是五桂堂出版的，这种书整本都是字，没有标点符号，读起来十分吃力。尤其在晚上，在煤油灯下，眼力不好可真难消受。也奇怪，我对《三国志演义》、《水浒传》却读得津津有味，对《红楼梦》、《儒林外史》、《西游记》却读不下去。

我在学生时代，甚至离开学校后都不是鼓动者，我有不少青少年朋友，其中不少是很有潜力的，可发展得非常慢。然而，这种事急也急不来，为了稳健，我宁愿慢而不滥，这样也许好一点。

有一个夜晚，我和良才摸黑到附近小河捉田鸡，到了小河有石头的地方停下一看，令我大吃一惊，看到了前所未见的奇景。有几只青蛙在戏水，有的躺在石头上伸懒腰，有的在树枝上憩息，有的仰卧在水中。它们的警觉性很高，我原本想看清楚些，可是，那些蛙儿却眨眼间就不见踪影，这是普通人终生都难见的景象。

后记

很高兴，如没有意外，这本小册子终于可以和大家见面了，书上所谈的事都是身边的琐事，没有什么大道理，虽然时日久远也记忆犹新，这是我在离开人间的唯一遗物，不致使历史留白。本书的出版，我个人经历了不少的历练，到后期我几乎说不出话，阿萍还是坚持前来笔录，使到这本书成为名副其实的口述历史，让那段历史留下记忆。人们可以聊作谈资，也可算乐事一桩。

希望我们的同志不管从事什么行业，都不要如孔明讥笑江东谋士那样“坐议立谈，无人可及；临机应变，百无一能”。而要像曹操口中所说的英雄“胸怀大志，腹有良策；有包藏宇宙之机，吞吐天地之志者也。”

2009年11月

一点感想

刘三祥1943年出生于吉隆坡，家住士拉央新村。家中共有兄弟姐妹五人，他是家中老三。小学毕业于孟加兰民众小学，并在八打灵公教中学毕业。自小他便失去了父亲，担当起家中的农活。

七十年代他加入了马来西亚民族解放阵线地下组织，曾负责《东方红》、《燎原》的出版工作，他对出版工作是非常积极和热爱，写得一手好文章，同时他也是《中国报》的助理编辑。1977年被捕入狱后，他始终坚定立场，不向敌人屈服。

他曾被关在武吉阿曼总政治部、谐街警察局、半山芭监狱、太平甘文丁扣留所和峇都急扣留所，前后在牢里渡过了六年多。因被捕时被加上莫须有的军火法令而被控上法庭，他理直气壮地在法庭上为自己作辩，不至于死于绞刑架上，但一走出法庭又遭到内部安全法令逮捕。

出狱后，他从事保险业工作。退休后，身体健康逐渐下降。由于在盘问受到种种毒打和折磨，而又因后脑曾遭到硬物撞击，而最后造成后患无穷，变成小脑逐渐萎缩。这是当权者虐待我国政治犯的又一罪证。目前的他只能坐在轮椅上，手脚也不听使唤。但口齿不清的他还坚持把这本口述历史讲完，这是十分可贵的。

半年来，为了完成他的心愿，我绞尽脑汁，我也曾经想过放弃，尤其是后期，他几乎说不出话，笔录的工作更加困难。但为了不让马来西亚七十年代蓬勃的地下革命工作留白，我决心坚持到底，为我国历史留下一些记录。

阿萍